

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
『发现传统』系列丛书

重生

戏曲与音乐的对话

——第三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纪实

赵塔里木 谢嘉幸 主编
张京 执行主编

「复根」之首，先要「寻根」，「开河」之首，先要「溯源」，没有对传统的再「发现」，又遑论「继承」，没有「继承」，哪来的「创造」？故，吾辈之历史使命，即是脚踏实地，从「寻根溯源」的一点一滴做起，从「发现传统」的一点一滴做起。

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
『发现传统』系列丛书

重生

：戏曲与音乐的对话

——第三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纪实

赵塔里木 谢嘉幸 主编
张京 执行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聚：戏曲与音乐的对话：第三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纪实 / 赵塔里木，谢嘉幸主编. —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10

(发现传统系列丛书)

ISBN 978-7-5672-1171-1

I. ①重… II. ①赵… ②谢… III. ①传统音乐—中国艺术节—概况 IV. ①J6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2304 号

重聚：戏曲与音乐的对话——第三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纪实

主 编：赵塔里木 谢嘉幸

责任编辑：洪少华

装帧设计：张 京 吴 钰

出 版 人：张建初

出版发行：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215006

印 刷：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邮购热线：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0512-65225020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0.25 字数：192 千

版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72-1171-1

定 价：34.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编委会名单

顾 问：李西安 樊祖荫 乔建中 沈 洽
主 编：赵塔里木 谢嘉幸
执行主编：张 京
文字编辑：司 唯
美术编辑：郭传风 杨 光

总序 / 谢嘉幸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任何一个有抱负的民族都企盼着自身文化的复兴。然，复兴，先有“复”，而后“兴”，“复”什么？又如何“兴”？往日中国，几经周折，几多疑惑：是“断根而后兴”抑或“复根而后兴”？多难之华夏民族，历经百年终于发现，无论是“涅槃”还是“弘扬”，唯有后者，才是根本。无论如何，“文艺复兴”之路无法绕过。

中国音乐学院承蒙历史之厚爱，半个世纪前，在周恩来总理的殷切嘱托下，自建院起就挑起秉承传统、发展民族音乐之重任，乃中国大陆唯一——所以培养民族音乐人才为主要任务之高等学府。其首要之责，当为“让民族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走向世界”（温家宝语）。“根”是什么？“根”即传统。然，偌大京城，音乐繁花似锦，音乐节比比皆是，却唯独少了一个属于传统音乐的节日。中国音乐学院担当此任，自2009年首开北京传统音乐节，举起了“传统”的旗帜。

北京传统音乐节秉承其复兴民族音乐文化之宗旨，集学术性、观赏性、艺术性、教育性于一体，打造北京音乐文化精品，搭建国际传统音乐文化交流平台；集中展示中国及世界各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及全球范围内传统音乐的现状及发展策略；传习中国传统音乐；推进并践行中国音乐学院建立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和“立足北京，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方针。

此间，“北京”有三层含义，曰“北京之北京”“中国之北京”与“世界之北京”；“传统”亦有两层含义，曰“传统”是“根”，“传统”是“河”。“根”者，大树仰其扎实深厚而挺拔屹立，甚或高耸入云；“河”者，大江仗其海纳百川而长流不息，甚或波澜壮阔；“节”于此处，则不仅是一种时段的划分，更是一种对国人重新认识传统的期盼和希冀。

“复根”之首，先要“寻根”，“开河”之首，先要“溯源”，没有对传统的再“发现”，又遑论“继承”，没有“继承”，哪来的“创造”？故，吾辈之历史使命，即脚踏实地，从“寻根溯源”的一点一滴做起，从“发现传统”的一点一滴做起。“发现传统”，要有一颗“虔诚”的心；“发现传统”，要有“睿智”的思维；“发现传统”并非摒弃创造，“发现传统”更需开放眼界……然其根本，却是步行千里，始于足下。始于足下，方能有更有底气的千里之行。

于是，北京传统音乐节以“发现传统、创造传统”为其行动之纲。
是为序。

目 录

总 序 / 谢嘉幸 / 1

上篇 戏曲与音乐的对话 / 1

戏曲与音乐的缘分 / 谢嘉幸 / 3

发现传统, 发掘传统 / 傅谨 / 5

跨越百年的对话 / 刘嵘 / 8

中篇 第三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实录 / 11

“梨园盛韵”系列音乐会 / 12

梨园盛韵(一) / 15

梨园盛韵(二) / 26

梨园盛韵(三) / 37

第三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研讨会 / 47

议题1: 戏曲音乐的传承与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构建 / 48

议题2: 戏曲音乐传统的文化阐释: 跨界论坛——从文化看中国古典戏曲 / 49

议题3: 戏曲音乐的理论探索 / 50

议题4: 戏曲音乐的当代发展 / 51

议题5: 回顾与展望——北京传统音乐节专题 / 52

议题6: 戏曲音乐的历史、现状与前景 / 53

下篇 文海撷珠 / 55

地方戏音乐现代整理的第一部力作——简论安波和他的《秦腔音乐》/ 乔建中 / 57

从官养到民养：腔种间的博弈——乐籍制度解体后戏曲的区域、地方性选择/ 项阳 / 66

京剧音乐的基本结构/ 张筠青 / 81

戏曲数唱简论/ 路应昆 / 98

昆曲《牡丹亭·游园》的艺术分析/ 钱国桢 / 111

文化自觉——关于戏曲音乐的民族化与现代化/ 汪人元 / 124

中国戏曲与欧洲歌剧（Opera）的结构特征之比较（一）/ 孙允文 / 130

附录：

第三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组织机构 / 151

上篇 戏曲与音乐的对话

- 一、戏曲与音乐的缘分
- 二、发现传统，发掘传统
- 三、跨越百年的对话

戏曲与音乐的缘分 / 谢嘉幸

在我们的传统中，自古以来音乐和戏曲是不分家的，或曰戏曲是音乐的一部分，或曰音乐是戏曲的一部分。总之，如果有人说音乐不是戏曲，或戏曲不是音乐，是会让人感觉很奇怪的。就像在西方，如果说音乐和歌剧是两家，也会让人很奇怪一样。然而在中国，音乐和戏曲确实是两家，这可以回溯到一甲子之前那百废待兴的年代，音乐和戏曲确实分家了。曰音乐家协会，戏剧家协会，这一分就是六十余载！是福？是祸？是利？是弊？似乎谁也阐述不清，谁也懒得说清，浑浑噩噩，纵让岁月流逝。

北京传统音乐节肇始于2009年，其行动纲领是重新“发现传统”。曾于首届音乐节关注北京音乐八百年，关注北京民俗音乐，关注吟诵和雅乐，关注少数民族音乐和区域音乐；次届音乐节关注丝绸之路，关注唐代乐舞，关注中国以及世界多样化的传统音乐；本届音乐节关注戏曲，同样在情理之中。然而，音乐与戏曲的这次对话，似乎又不得不勾起这个多年让人心烦的话题。或曰幸甚，分家让戏曲免招西乐的“摧残”，因此，今日之戏曲，至少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传统；或曰不幸，戏曲大师梅兰芳不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戏曲家不再是音乐界里的同行，两界分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在一些音乐界同行的潜意识中，戏曲要么是和音乐属于完全不同门类的艺术，要么成为“落后”、“保守”的代名词。然而，多年来多有音乐家或因戏曲的熏陶，或因戏曲的滋养而大有成就，如大陆的赵季平、郭文景，台湾的许常惠，海外的陈怡等，更不用提较早的于会泳。那些脍炙人口真正让大众喜闻乐见的乐曲，如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便是直接取材于戏曲，尽管也有人认为那不叫创作，只能叫习作。然而，其成功难道与其出自戏曲的音乐无关？而人们对现代京剧的喜欢，

难道会亚于西洋歌剧？

也许我太乐观，还真撞上了戏曲“亚于”西洋歌剧的实例。有一次紫禁城上演张艺谋导演的西洋歌剧《图兰朵》，音乐音响效果极差，嘈杂纷乱，却人山人海，且票价昂贵，似乎朝圣仪式更甚于聆听音乐。同时在北京上演的川剧《杜兰朵》，演员唱功、剧情设计极佳，却场内观众稀疏，场外门可罗雀，令我大为惊讶，这是怎么了？这当然不是所谓艺术质量的优劣问题，而是戏曲被“冷落”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厦门有一位小学音乐教师抱怨学生们都喜欢自己的乡音社戏，而不喜欢学堂乐歌。快一百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倒转过来，人们离自己本土的音乐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

这是“历史之必然”？然而我更觉得这是一种教育操作的失误。有人对民族传统的音乐作过调查分析，凡是进入学校教育（包含专业院校和普通学校）的传统音乐，都存活下来了，而且“活”得不错，比如民族器乐，尤其那些进入考级的品种，古筝、二胡、琵琶、笛子；凡是没有进入教育主渠道的，都往“濒危”上靠，如戏曲、说唱。这次会上有论文谈到了前些年炒得沸沸扬扬的教育部“京剧进课堂”试点工作，在我看来，大体上说这是好事，但中国戏曲的剧种有几百个，不应该只有京剧能进课堂。作为“国策”，提“戏曲进课堂”要比仅提“京剧进课堂”好得多。京剧上升到“国剧”的地位，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从教育和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个谁进入这个主渠道，谁得以繁衍发展的问题。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京剧借样板戏而风靡全国，培养了一大批京剧的票友和戏迷，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会哼上几句“阿庆嫂”、“李铁梅”？如果说“历史之必然”，那只能说，谁叫你地方戏进不了主渠道呢？

这当然也只是音乐与戏曲对话的话题之一。这次音乐节为研讨会设了五个和戏曲相关的论题：“戏曲音乐的传承与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构建”“戏曲音乐的理论探索”“戏曲音乐的当代发展”“戏曲音乐的历史、现状与前景”，以及由作曲家瞿小松特别推荐的“跨界论坛——从文化看中国古典戏曲”，试图从戏曲音乐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以及前前后后来讨论戏曲音乐的前世今生。表面上看，这些都是戏曲界自身的选题。然而，由于参会者来自戏曲音乐两界以及文艺界各界，我更愿意把这些选题看成是戏曲与音乐的对话，戏曲与各界的对话。对话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确实要看戏曲音乐两界的缘分。

因此，我在想，是什么阴错阳差，让音乐与戏曲这一别就是六十年？而今天，又是什么样的缘分让戏曲与音乐聚首京城？我想这个缘分来自“传统”，是对传统的尊重，让我们在此再次会面。相互打个招呼：别来无恙否？

发现传统，发掘传统 / 傅 瑾

从2009年开始，中国音乐学院开始承办“北京传统音乐节”，逐渐成为北京艺术界的盛事，产生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2011年的北京传统音乐节以戏曲音乐为主题，最主要的活动是以“戏曲音乐的流变与再创造”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同时，还组织了三台具代表性的戏曲折子戏演出。我很荣幸应中国音乐学院之邀，与音乐学院的同行们一起，共同筹备了这次学术会议，并且担任三场戏曲表演的组织策划，留下了珍贵的记忆，更获得诸多收益。

在某种意义上说，音乐是戏曲的灵魂。戏曲从宋元年间诞生成熟，母体就是以诸宫调为代表的说唱艺术。而且，在从说唱转为戏曲的过程中，故事的重要性不是提升了而是降低了，曲的重要性经历这一转化更为凸显，原本叙事性很强、非常强调故事性的各类说唱，转为戏曲之后，叙事的功能与故事的内涵反而不可思议地弱化，其文体变得更接近于抒情为本质的诗词歌赋，接近于音乐化的文章，成为可传播的歌曲。以元杂剧为例，它在文体上的核心是套曲，一本杂剧通常分为四折，实为不同宫调的四个套曲。更准确地说，套曲就是将同一宫调的多支歌曲按一定规律连缀起来，构成一部有组织的音乐作品。明清两代的昆曲传奇，文人的写作也始终以曲为中心，传奇的写作从来都是围绕着音乐而非故事展开的。我们完全可以把一部传奇看成是一部夹杂了少数道白的歌剧，它由数百到上千支长短不一的歌曲组成，这些歌曲分为不同宫调的数十个单元，这个音乐的单元就是传奇里的“出”，如同杂剧的“折”。

明代以来地方声腔兴起，戏曲脱离了文人写作的藩篱，却展开了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另一个维度。由于新兴的起于民间的板腔体剧种的兴盛，戏曲艺人们在表演和演唱过程中，以更符合自己的声音表现能力的方式，更自由地对相对固定

的音乐旋律做个性化的处理，因此出现了大量地方化的音乐表达——地方剧种，而且近代更出现大量个人化的音乐表达——戏曲流派，民族音乐的作品及其表达因此更加丰富，更为多元，也体现出更绚丽的光芒。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戏曲一直几乎等同于音乐，至少一直都是音乐的一种特定形态。杂剧和传奇的作家都是音乐家，杂剧与传奇既是文，也是乐。在中国传统戏曲艺人眼里，音乐表演是戏曲最主要的部分，它不仅仅是戏曲的手段，更是展现剧种、剧目与演员个人表演魅力的最主要的核心，戏曲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音乐的表演。通过戏曲创作与演出，历代中国戏曲作家和戏曲艺人们留下了无数优秀的音乐作品，这既是中国民族音乐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国民族音乐最重要的成就。

戏曲音乐是中国音乐史最重要的内容，同时也理应是中國民族音乐研究的重心。其实，从元代直到清末，戏曲研究与戏曲理论始终是以音乐理论为其最重要的研究方向的，如何从音乐的方面评价戏曲作品，如何从音乐的角度规范与理解戏曲作品，都是戏曲理论的核心内容。音乐理论的研究与进展既得益于戏曲的创作，同时也反过来对戏曲创作起了至关重要的规范与推动作用。这既是中国音乐的传统，同时也是戏曲的传统，后人或许可以评论其得失，却无从改变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个优秀而重要的传统，在今天却有中断之虞。近代以来社会分工逐渐细致化，但分工的原则与方法是基于西方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因此同样的分工，在西方或许毫无障碍，到中国却成为严峻的问题，戏曲领域就是如此。音乐与戏剧分家，在工业革命时代的西方社会或有切合其艺术门类的现实基础，然而在中国却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忽视了音乐和音乐的研究，戏曲及其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忽视了戏曲和戏曲的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历史与规律更是缺少了其中最重要、最具魅力的部分。

所以，我期望借中国音乐学院的北京传统音乐节，借助这次以戏曲音乐的流变与再创造为主题的研究会，引起中国音乐界的重视，期待音乐家和音乐学家们更多地关注、重视与研究戏曲音乐；同时，更希望通过三场风格各异的戏曲折子戏演出，为参会的嘉宾们提供来自全国各地多达20个剧种的精彩剧目。这些剧目包括戏曲音乐的多种形态，既有昆曲、梨园戏这类曲牌体的、高度精致与雅化的剧种，也有京剧、豫剧、川剧和多路梆子等板腔体的、充满活力的剧种，还有像越剧、评剧、花鼓戏等更具民间色彩和在音乐形态上更接近于村歌小调的剧种，让参加此次活动的中国最出色的音乐家和音乐学家再次真切感受戏曲音乐的丰富与精美。

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音乐。

艺术的发展永远都离不开其传统。音乐与戏曲也是如此。今天的中国音乐及其研究的健康发展之路，当然不能离开戏曲的传统，戏曲音乐的传统。戏曲已经

流传发展了近千年，不同时代诞生的剧种有不同的舞台形态与音乐形态；因此，当我们面对戏曲，使用“传统”这个词时，其内涵可能是相当复杂的。更何况传统总是在不断延续与流变，当我们在讨论戏曲音乐的“传统”时，需要更细心地分辨与梳理。但最首要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接近、了解和欣赏戏曲，包括戏曲的历史与现实。令人欣慰的是，尽管戏曲经历了许多艰难与曲折，但是仍然有大量的精粹保留在今天的舞台上，存活在当下的中国戏曲剧团的表演之中。

“发现传统”是个永恒的话题。其实，传统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就生长在我们的民族艺术中。对于中国当代无数民族音乐家和音乐学家而言，会心处不必在远，戏曲悠久、丰富的传统就在身边。所以，发现传统，就是发现我们身边的传统。

我们将看到第三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丰硕成果，而且我相信它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跨越百年的对话 / 刘 嵘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需要和世界各国文化对话、沟通。言说自己必须先了解自己。或许过去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了解自己的文化了，然而并非如此，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也绝非“Beijing Opera”一类的语词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现代意义的学科设置细化了戏曲、音乐、文学、舞蹈、美术，也让原本血肉相连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割裂，戏曲与音乐则是“老死不相往来”，各自为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届音乐节是新中国成立后围绕戏曲这个中心，以音乐、戏曲为主题的各界首次携手，不仅是针对“戏曲音乐的流变与再创造”为主题的一次深度对话，更是来自学界内部的一次具有革命性的文化自觉。

戏曲剧种分布在我国版图的各个角落，它“以歌舞演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熟悉中国戏曲历史的人应该都记得这样三个数字：800、600、200，这三个数字铭记着中国戏曲史上三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800代表着我国戏曲自形成至今已有800年，在距今600年之时形成了被称为百戏之祖的昆曲，而距今约200年之时，国粹京剧逐渐形成、兴盛。本届北京传统音乐节涵盖了京剧、评剧、越剧、昆曲、河北梆子、豫剧、晋剧、北路梆子、梨园戏、高甲戏与木偶、黄梅戏、楚剧、汉剧、秦腔、云南花灯戏、湘剧、婺剧、粤剧、柳子戏、川剧等20个剧种。从至文至雅的百戏之祖昆曲到嬉笑热闹的地方小戏，256位来自全国的戏曲表演艺术家为观众献上了三场精彩绝伦的戏曲音乐会。

研讨会云集来自各艺术院校与戏曲团体的专家学者100余人，从理论、实践、历史、现状等诸多方面深入探讨戏曲的文化价值、美学特征及其在音乐教育、素质教育中的作用等。其中，著名作曲家瞿小松策划的“跨界论坛——从文化看中国古典戏曲”，是音乐与戏曲以及多样艺术门类的第一次深度对话。来自文化艺

术界的名人，如作曲家、作家刘索拉谈到中国音乐的原始野性，为我们理解传统器乐演奏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作曲家高为杰从专业角度，谈到传统的保护继承与推陈出新；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高艳津子则从自身的现代舞情结说起，看似漫谈、实则鞭辟入里的讲演，十分精彩。戏曲理论家傅谨、画家刘牧、《凤凰周刊》主笔叶匡政、前央视《读书》栏目策划人朱正琳、作家余华、宗教学家何广沪等嘉宾，也都从各自的领域侃侃而谈，从文化的角度阐释戏曲音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跨界学者怎么看待传统音乐文化，对参会者很有启发。

戏曲音乐理论家汪人元认为本届音乐节是开创是契机同时也是基础。开创一个中国戏曲音乐和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与研究的崭新局面，是戏曲界与音乐界今后能在戏曲音乐的教学与科研方面进行合作与交流的契机，同时也是中国戏曲音乐乃至整个民族音乐文化真正自觉的一个前提与基础。乔建中、李晓天、孔培培分别总结和回顾了安波、陆松龄、张庚与马可等音乐家对戏曲音乐的贡献；蔡际洲利用中国知网对当代戏曲音乐研究进行了梳理；刘正维、王耀华、钱国桢等多位学者对戏曲音乐研究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项阳、王丹丹对乐籍制度解体前后戏曲发展演化特定过程中官戏—土戏等现象进行剖析解读；张筠青、孙允文将西方歌剧与中国戏曲进行比较研究；刘和跃、朱绍玉、费玉平、王大元等从实践经验出发，对戏曲音乐创作提出自己的看法。

面对戏曲音乐发展现状，傅谨谈到其在发展中所遭遇的瓶颈与对策；谢振强以京剧音乐创作为例，分析导致其整体下滑趋势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强大的外部因素冲击，还有内部环境中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两种观念之争；海震指出流行并不是好唱腔的唯一标准，不同的时代各有其时代的好唱腔标准；常静之认为戏曲人应有一种文化人的精神和人格力量，担负起引导戏曲创作与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相互一致的责任。

在戏曲音乐与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方面，管建华谈到中国戏曲与中国教育体系的关系；张援以当前“京剧进课堂”试点工作为例，说明戏曲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实践意义。面对戏曲在我国的传承困境，代表们呼吁戏曲传承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艺术高校更应主动担负起文化传承的重任。

本届音乐节还特别邀请了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等全国十几所艺术院校的领导出席，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业内人士关注戏曲的传承，关注戏曲音乐。

在本届专门设立的自由论坛“北京传统音乐节的回顾与展望”上，主创人员及各方面的专家聚集一堂，探讨北京传统音乐节的未来。音乐节总策划李西安指出，传统音乐如何继承和创新是可以探讨的，不怕引起争论，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各种不同的看法都是存在的，希望音乐节有更多的“话题”，让更多的人从